

古树、现在树和未来树

树是人类的好朋友。作为高等植物，它形成的森林和森林构成的巨大植物系统，吸收了阳光，把碳进行了储存，同时吐出了氧气，让地球特别适合人类生存，这是大自然的福赐。人类要长久地在友好环境下发展，离不开森林的帮助。人们一直对树进行着研究，通过对树的研究，我们希望得到树的全面知识，能更好地保护树，运用树，发展树。对树和森林的认识，随着科技发展，我们还会有更新的认识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没有树，地球上的人类将不会存在。

古代的树和现代的树有何不同，科学家也许仔细研究过。对大众而言，可能感觉差别不大，因为古代的树已经消失，没有具体的活体可以对比。能比较的是还健在的树，世界上树龄最大的树不过一万余岁，生长在美洲，再早的树都已经消失在尘烟。著名的文本《圣经》描摹的是大洪水时代，人类借助诺亚方舟保留了火种，而这个巨舟毫无疑问就是用大树造的，因此，我们也可以说传说中的人类是树救下来的。古树虽然见不到，但是古树留下了大量的痕迹，可以进行比对。我们知道一部分大树，在沧海桑田之际，被顷刻埋于地下，由于瞬间缺氧，迅速碳化，连同动物尸体，变成了地下的石油和黑色的煤块。通过石油煤炭位置、大小研究，我们可以好好复原古代气候、地理变化、动植物历史。还有一些古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形成了化石，也让我们有机会对远古保持一定的接触。有一年，北京举办全国博览会，我在农业展览馆看到一方万年古树化石，浑身硅化为石，坚硬无比，但截面处树的年轮非常清晰。这是从西藏运过来的，一共有三棵。绕树化石几周，大家纷纷称奇，脑海里浮现出西藏茂密的原始森林。展览结束后化石树被安置在香山附近的中国林科院，至今还保留着。我在深圳东莞的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还见过意想不到的古树，这家单位的领导高瞻远瞩，收集了一批古树，一做科研，二做收藏，所保存的南方古树有上万年。在展览室，我看到一批如巨龙般的古树摆放在地面，躯体坚硬巨大，历史一下子变得非常厚重。负责人介绍说，这里收藏的古树都是南方的，有的在海水里找到的，有的在泥浆里找到的，说明南方曾经也是古树苍苍，不像我们现在见到的南方树都是细枝嫩叶，一副妖娆的样子。

我可以简单归纳一下，现代树存在三类地方：一是人类进不去的原始森林，比如云贵川原始森林、西藏原始森林、东北原始森林等；二是科考队员可以去的原始森林，比如武夷山国家公园、祁连山国家公园、哀牢山森林公园等；三是我们大众能接触到的靠近城市或者在城市的公园、街道各类绿化地、小区绿化地等。除了林林总总的名木古树，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数由我们种植，树龄不足百年，树型较小，保留了树的基本形态，专业上称为次生林。当然，这些树木很重要，它们让我们保持了和自然的亲密接触，增强了对自然的热爱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树慢慢变大，变老，变成我们身边的大树，让我们四周充满了悠悠的古意。

那么，未来的树会是咋样？可能取决于我们的需要和自然发展吧！估计基因不变的话，古树繁衍出来的树会成为古自然树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，它们会继续扩大繁衍，但不会恢复到史前的生态状态。我们种植的现代树由于基因退化，可能出现较早死亡情况，但由于数量巨大，现在树会成为主流，替我们发展支撑起生态保护力量。未来树呢？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，指未来种的树或者指科学家优化培养的树会咋样？值得想象一下。

现在除了沙漠地区，大部分地区已经绿化，可绿化土地并不多。人们要做的是保护绿植和及时更新绿植。这样，新的次生林还会继续增加。以我的了解，人类自然希望树小优质，满足人们掌控的心理，比如矮化美化香化果实大，园林工程师、果树专家做的就是这些事。还有一些功能树，专家通过大数据基因种子工程，在空间站无重力无菌情况下，繁殖特定任务树，带土生长，适合缺水温度异常的沙漠种植、月球种植、火星种植、太空种植等等，让树走出地球，开辟适宜人类生存的新疆域。

细细想来，古代树的种子也有几分可能来自宇宙。当年，古树的种子跟随陨石来到地球，遇到合适的环境生长成了森林。宇宙的某个地方曾经是古树的家乡。如今，未来树在人类关照下，有了新使命。除了给地球人类造福，还能找回它们自己远古的家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◆人间小景

苏州凉拌面

顾 苏

梅雨初歇的午后，总想起苏州老宅那口井。青石井栏被岁月磨得温润，吊桶落下去，咣当一声，带回满壁凉意。井水里锁着的，是祖母的凉拌面的，姑苏人管这叫“风扇凉面”，仿佛真有一阵穿堂风被揉进了面里。

面是扁宽的苏面，要在竹匾上摊成小山，用电扇悠悠地吹。祖母摇着蒲扇说：“你看这面，吹的是风，褪的是火气。人跟面一样，太烫了容易糊。”她调酱汁时最是郑重，酱油要醇，醋要香，麻油只能点两滴，多一滴就腻了，少一滴则薄，恰似做人。

浇头倒是随性。炒得金黄的蛋皮切作细丝，嫩黄的姜末堆成小丘，青瓜刨成薄如蝉翼的碧玉片。最妙是那勺糟油，开了盖，半条巷子都

跟着醉过去。

巷口面馆的老板更有意思，有人嫌面淡，他慢悠悠添一勺卤汁：“淡有淡的好，能尝出麦香。就像话不说满，留着余地让人品。”有人要加辣，他递过辣油罐子：“自己调。人生百味，各人口里的咸淡，旁人做不得主。”

浇头是时令的诗，初夏用太湖白虾仁，配嫩黄的姜丝；入梅后改用香干马兰头，淋些许芝麻酱；三伏天则简简单单，就是炸得酥脆的花生米，切得极细的黄瓜丝。最画龙点睛的是那勺糟油，用酒糟浸出的油脂，琥珀色的，盛在青花小盏里，开盖时满室生香。

我总记得巷尾的朱先生，每到黄昏必来买面。他总是站在井台边，看祖母调酱汁。酱油是



◆小说世情

趟子手

张 港

地强得多。

正想着美着，那老妇牵女孩子走到邻桌，施了满洲矮身礼，说：“孙女儿，给客人唱一曲。三位官爷，莫嫌莫笑。”

小女孩子就唱了，唱的是《月牙五更》。嗓子不好，但声声拨弄人心尖尖。李回德听不下去这扯心拽肺的曲子，一口干了酒，起身要走。

一老一小却到了回德桌前，几句客套，唱出的是《灯下缝衣》。若在平常，这曲子就能让驛马驻足，游子返身，现在由个黑瘦小姑娘唱出，就是黑铁顽石也会不摇自动。李回德不敢看小女孩子，手伸怀里掏出纸币，说：“回家吧！”

店家说话了：“客爷，您这几个钱，哪够她们回家？”

李回德一急，掏出所有的盘缠，抖在桌上。一仰头出门了。

出门见风，李回德猛地惊醒：哎呀妈呀！坏了镖行规矩。身上有镖，不管任何情况，不可恻隐动心。心乱脚乱，想想也并不为过，怎么说，也是人世道德大过镖行规矩，大镖头若有责问惩罚，承受就是。

走到天晚，又渴又饿，这才想起，盘缠已经全给了出去。酒店不能住，见馆子不能进，只剩下忍饥挨饿、露宿野外。

捱到一片松林。突然跳出几个汉子。为首的大喝：“这位爷，痛快的，拿出银子，莫要废话。”

李回德施个拍肩抱拳礼，道：“礼已过了，我是会友镖局的人。”

“什么局也得花钱买路，这是规矩。舍不得钱是不？看家伙！”

一刀劈来，李回德一闪一躲，说：“好汉且慢。我已几天没吃东西，没有对打的力气，能不能先给口吃的？”

胡匪笑：“在酒店就看出来了，你腰上就有银子，怎会没有吃的？”

“银子是押送之物，一分一毫动不得。饿死也不能动。”

汉子们对眼惊奇。

“莫不是他腰上不是银子？”

“世上真有这等人？”

“解他腰带再说。”

李回德真的打不动了，他说：“要命拿去，押送的是人家银子，一分一毫不能动。”

强盗们上来，将李回德打翻，解下腰带，割出银子。

首领看了银子，说：“嗨，真有银子！饿成这样，也不动用押运银两，真是信用之人。我们羞愧。可是，我们也有规矩，不能走空。这事咋办？”

六月天的晒油，醋是玫瑰米醋，糖要用冰糖研碎，最后点两滴小磨麻油。朱先生常说：“这碗面里，藏着苏州人的性子。不争不抢，却样样讲究。”

有一年梅雨季再见朱先生，他正在老宅收拾行李。“要搬去儿子那里了。”他笑着，眼角皱纹像舒展开的面条，“最舍不得的，倒是这口凉面。”祖母默默给他多拌了一碗，浇头格外丰盛。他吃着吃着，忽然说：“其实人啊，就像这拌面，看起来散了，拌一拌又聚在一起。”

去年回去，老井填了，电扇代替了蒲扇。但面馆还在，老板认出我，多抓了把花生碎。“记得你奶奶的话不？”他笑，“凉面要拌三遍：一遍拌匀酱汁，二遍拌开热气，三遍拌进心意。”

我突然明白，这凉面拌的何止是面，是拌开酷暑的黏腻，拌散生活的火气，拌出清清爽爽的一颗心。就像苏州人总说的：“热恼场中看冷眼，便是人生自在时。”

也许真正的苏州凉拌面，从来不只是食物。它是时光的沉淀，是井水的清凉，是祖母蒲扇摇出的微风，是朱先生临行时的那声叹息。就像姑苏城的小桥流水，看着清淡，内里却藏着千般滋味，万种柔情。

露天电视

虞 燕

1980年代中期，岛上通了电，很多人萌生了买电视的心思，不过真正付诸行动的只有极少部分，比如，住路边的秃指阿伯家。秃指阿伯聪明、和善、勤快，先天手指脚趾奇短，然不影响他做各种活，且手艺不是一般地好，钱包也就理所当然地鼓起来了。

彩霞还在天边流连，阿伯家的电视机已大大方方地出现在院子里，接着，桌椅饭菜搬出，一家人边吃晚饭边看电视，霞光映得他们容光焕发。电视正对院门，院门就在大路边，路过的人禁不住往里瞄，有的看着看着便进了院子，有的扯开嗓子喊人一起看电视，有的甚至把簸箕扛耙往地上一放，看得如痴如醉，家人找过来，一通笑骂。

我家跟阿伯家离得近，有段时间，姐弟俩每晚蹲守他家，母亲先把我俩和弟弟送过去，她返回家洗碗，收拾妥当后再跟我们一起看电视。院子里坐不下了，观众站到了马路上，爬上了围墙，电视里播《再向虎山行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打打杀杀，爱恨情仇，电视外的人情绪激昂，惊呼连连，三两个小伙子兴奋得从墙头跃下，又跳上，仿佛侠者附体。电视看得这般轰轰烈烈，终于引来了卖棒冰的人，人群里一阵骚动，身上有钱的，直接来上一根，没带钱的，向熟人借了钱买。阿伯开玩笑说，以后到我家院子里做生意，得收点费用。

弟弟好动，凳子坐不了几分钟，忽而蹲下，忽而站起，一转眼就被挤到了远处，裹进了人群，连电视的光都瞥不见。他又喊又叫，人家把他送至母亲身旁，如此一折腾，原先的好位置就被人占了，弟弟矮小，跳起来都看着不着电视，免不了哭闹。索性，母亲把他抱至围墙，他不可擅自落地，从高往下，电视还看得明明白白，这下安静不少。但弟弟总能找到理由添乱，隔段时间就嚷尿急，下墙，上墙，下墙，上墙，搞得母亲不得安生。几晚下来，阿伯看不过去了，吓唬他，小孩子尿这么多，恐怕得去医院开刀治疗，大家哄笑。

一招见效，从此，在阿伯家看电视时，弟弟尿尿的次数明显少了。

我上二年级的某日，傍晚放学，发现父亲出海归来了，笑容里带了点神秘，不经意往卧房一瞅，写字台上赫然摆了台电视机，竟有些恍惚。父亲一下子打开了电视，“咔咔咔”，频道开关360度旋转，我才百分百确定，我家真的有电视了，西湖牌黑白电视，14寸，买自宁波，花了父亲400多块钱，那时候，他一个月的工资不过100出头。

只要天气不是很冷，电视还是要搬到院子里的，地方大，方便邻居熟人一起观看，当然，也多多少少掺杂了点虚荣心。尤其夏天，因为修船，父亲都在家，吃过晚饭，木桌上 once 撤去碗筷，电视就摆上了。众人三三两两进来，暮色将至，暑气未消，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抱怨天气热，折盼来点自然风，不过，等14寸荧屏一亮，那点热好像不算什么了。观众们或站或坐或躺，借着月光和荧光，织网的，缠梭子的，摇蒲扇的，抹花露水的，啃玉米西瓜的，剥豆子的……皆有之，我跟小伙伴还翻了会花绳。真是姿态各异。

剧情到了关键处，大伙则像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法，所有动作暂停，诸声皆消，唯余电视里发出的声响，在院子上空回荡。最怕看得好好的，画面突然变糊，甚至“滋滋滋”地飘起了雪花，弟弟箭一般飞出，转动屋旁粗壮的竿子，竿子可是有来头的，曾是外公小舢板上的桅杆，再次派上用场，便这样顶上了蜻蜓似的天线，众人着急看电视，齐齐嚷着“好好好”“停停停”，弟弟方罢手。那会，看了好些电视剧，《血疑》《西游记》《阿信》《济公》《星星知我心》……有一年，整个夏天的晚上都在播同一部连续剧，墨西哥的《诽谤》，好像有一百多集，大人们每晚看完还要热烈讨论，迟迟不肯散去。

当电视已在岛上普及，人们对露天电视的热情并未消减，劳作了一个白日，夜晚，趁围在一起看电视，交流、宣泄、放松，这样的一天，似乎才是完整的。

